

剪斷江湖怨

《江湖道》系列

沧浪客 著
下 集



长篇武侠小说系列

江湖道

沧浪客 著

剪断江湖

独家出版 新稿发行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中国·昆明

下集

一九九一年

责任编辑:张 维

封面设计:杨 智

绣 像:孙建东

剪断江湖录

沧浪客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9 字数:380,000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昆明第1次印刷

ISBN 7-222-00797-0/1·196

上、下册 复膜本 定价8.65元

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

毒蝎子辛冰却在数丈开外娇笑个不停，边笑还边道：“对！飞哥，如若一时难取老叫化狗命，就先阉了他再说！”

飞云剑被辛冰言语这一撩拨，便一心一意，招招刺向布袋和尚下阴！

冷风月的轻功，绝不在布袋和尚之下。月前他易容成独孤樵将布袋和尚诱入大漠时，一个昼夜复又一日，布袋和尚也未将他追上！此时他以天下至毒的天冥掌与布袋和尚近身游斗，布袋和尚端的凶险万分！

冷风月的绝顶轻功和天冥毒掌！

飞云剑专撩下阴，无耻之极的“飞云剑法”！

毒蝎子辛冰不时打出的如网淬毒铁砂！

——三魔合斗布袋和尚姚鹏，一代大侠，竟然给弄了个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！

鏖战良久，四人皆是浑身燥热。布袋和尚自封止血穴道自行解开，一时间左足小趾断落处复又血流如注！

布袋和尚腾身闪避，偶还一招，再腾不出手来封穴止血。少顷，只见雪地上血迹斑斑，布袋和尚身形已显滞势！

冷风月大喜，高呼道：“飞弟冰妹，咱们只须缠住这老叫化，便叫他毙命于斯了！”

布袋和尚迭遇险招，陡闻冷风月呼声，知其所言不假，若再与他们这般死缠烂打下去，自己今日断无幸理！然冷风月语音中之得意之情，也顿时激起了布袋和尚万丈雄心——我老叫化纵然丧命，也决不会丧于你这三个小魔头之手！

只见布袋和尚姚鹏陡然暴喝一声，运足全身功力，双掌齐发，逼退冷风月和飞云剑，未等毒蝎子辛冰毒砂出手，人早已凌空而起，有若大鹏展翅，飞扑下峰。

待冷风月等三人反应过来，布袋和尚早在十丈开外了！

冷风月道声“追！”有若三只枭鸟，便朝布袋和尚飞扑追下。

一程疾奔，已至雪谷。

在此雪谷之内，布袋和尚曾得八只红冠雪鸡相救，并有一只为他舍身！

布袋和尚早止住了左足鲜血外涌。但方才一番剧斗狂奔，只觉气血翻涌。连忙盘膝运功，凝聚真力。

忽闻一阴恻恻的声音道：“这臭叫化还算有点儿眼力，竟选择了这么个葬身之所！”

正是冷风月的声音！

布袋和尚知他们定会追来，但没料到竟这般快。他本欲尽快行功圆满，再与那三个小煞星周旋。但此时他行功尚未至半！

没想我姚鹏叱咤江湖一生，今日却命丧这三个小贼之手！布袋和尚心头甚觉惨然。随即又猛然一惊：姚鹏啊姚鹏，你枉被江湖英雄尊称一声“大侠”！既然苍天叫你毙命今日，你也得为江湖做桩善事呀！眼前三个小贼行事乖戾凶残，将来定也是为祸武林的魔头，纵是毙得他们当中一人，也算是为武林苍生积了分阴德！

布袋和尚既存了必死之心，一念及此，但不顾气血在胸腹间翻腾，聚足平时一半功力，长声而起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来来来！老叫化再与你们大战三百回合！”

话音落时，人已早如巨鹰，扑向三人！

冷风月、飞云剑和辛冰三人本惧姚鹏那惊世骇俗的刚猛掌力，方才在冰峰搏斗，三人以近身游斗才稍占上风。此地比之方

才冰峰剧斗之所，宽敞何止百倍，老叫化正可凭其掌力不让三人近身。不料此时布袋和尚却“自投罗网”，飞扑过来！三人不知他玩弄什么花招，甚觉蹊跷，竟不敢与他接招，慌忙分头避了开去。

布袋和尚却如影附形，舍下飞云剑和辛冰二人不顾，只朝冷风月追击。

冷风月心下骇异，不知这老叫化弄何玄虚，心道莫非姚鹏真练有某项邪功，竟不惧我的天冥毒掌不成？！否则当日在大漠连中我二毒掌，为何却在十日内不毒发身亡，并且功力竟似丝毫未减？！何况此时只要我回身与其拚上一掌，纵是两败俱伤，我有续魂神丹相辅，恢复功力当无大碍，而他十日内……

——大漠一搏，布袋和尚十日内未死！

——而他虽功力尽复，却……！

冷风月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飞云剑和毒蝎子见姚鹏一味追击冷风月，对他二人置之不理。而冷风月一味逃奔，直令他二人大惑不解。

冷风月的天冥毒掌，天下无人敢硬接，这飞辛二人早已深知。并且方才在冰峰搏斗，老叫化姚鹏也是一味闪避，不敢硬接天冥掌的。此时却怎的……

冷风月仗着轻功高绝，并且心中有鬼，故并不敢远逃，只绕着飞云剑和毒蝎子二人周围兜转，任姚鹏在后面穷追！

兜得几圈，冷风月见姚鹏轻功大不如前，心中迷惑顿时得解：这臭叫化是在拚命！

因而急道：“飞弟……！”

飞辛二人似大梦初醒，一剑刺出，却闻布袋和尚一声暴喝，右掌拍偏飞云剑剑锋，左掌将正欲以漫天花雨手法打出粹毒铁砂的辛冰震得“腾腾腾腾”连退五步之多！

这正如俗话所说，一夫拚命，万夫莫敌！布袋和尚虽只剩平时一半功力，却也虎虎生威，再观其面，却是道不尽的豪迈凛然！

飞辛二人正自惊疑，便闻“噗”的一声，冷风月竟倒地不起，一动不动，恰似死人一般！

——此时，正是未辛交泰时分！纵是在黄龙堡白虎堂，每逢此时，冷面煞星连翻个身也要红婢帮忙！

飞云剑和辛冰哪知此节，只道布袋和尚陡发绝招，毙了他们大哥性命！当下二人心下大骇，飞跃过去，由飞云剑挟起大哥“尸首”，急逃出谷！

幸得布袋和尚并未乘胜追击，只大笑道：“今日老叫化饶尔等性命，下次定杀不饶！”

第二个“饶”字出口，布袋和尚早倒扑于地，情景恰与方才冷风月相似！

那边飞云剑毒蝎子庆幸布袋和尚慈悲，竟饶了他们性命。

这边布袋和尚也自暗道侥幸：若那二小贼壮着胆子回头只要看上一眼，那要宰我老叫化当真比杀只鸡还要容易了！

原来布袋和尚尚在追击冷风月之时，便早觉先前功行未满，未聚入丹田的那一半真力直在体内乱窜，气血翻腾，端的难受无比，无奈冷风月轻功高绝，既是抓定了这小魔头当自己丧命的垫背，没有十成把握，布袋和尚决不会贸然出手。待到飞云剑和毒蝎子愣神过来时，布袋和尚便思今日垫背难抓了，既是如此，能伤他两个小贼也是好的。故将所存功力尽数击向飞辛二人，然并未伤了他们。

双掌击出，布袋和尚早觉眼冒金星，只待闭目等死。

万料不到冷风月竟会自行倒地身“亡”！

如此剧变，自是人人惊心，待飞辛二人挟起冷风月朝谷口急

逃时，布袋和尚虽不知究竟，但他江湖经验何等老道，强提一口气，道出两句威吓之言，以使飞辛二贼不敢回头，自己却真元耗尽，故尔扑然倒地。

布袋和尚虽倒扑于地，但神志却还清醒，心知当务之急，便是尽快盘膝吐纳，恢复功力。因而强行挣扎坐起，默然行功。

一个小周天，功力已然恢复三成。

又过半个时辰，功力便恢复大半。

布袋和尚换了个隐秘之所，悄然练功。

三日之后，布袋和尚功力尽复，除丢了个左足小趾和八枚指甲外，他又是好端端那个名扬天下的姚鹏姚大侠了！

大笑三声，布袋和尚离开雪谷，复上那座冰峰，在雪鸡墓前磕了三个头，才飘然下峰，径回中原。

——此番自长安穿大漠直至天山，布袋和尚浪迹天涯一生，历经多少磨难，对魔道鬼魅伎俩之层出不穷，早已见惯不惊。冷风月的阴毒凶残，在他眼中也并算不了什么，唯一使他迷惑不解的是：当日自己气数将尽时，冷风月为何自行倒“毙”于地！！

扑朔迷离

洛阳本是天下重镇，也是江湖中人出没最多之所。早先是“仙客来”客栈，江湖中人最喜落脚，后因此店老板、昔年的“紫鲸帮”帮主阮蛟，为报早年布袋和尚相救之恩，让其弟阮龙替恩人远赴云南为点苍一派报讯，阮蛟觉出自家竟有重新卷入江湖之险，便将客栈转托给一个不会丝毫武功、为人颇为精明的本地人料理，自己则带着女儿阮灵素深居简出，坐收薄利。虽是后台老板，日子倒也过的殷实。但江湖中人见换了老板，也就很少在“仙客来”客栈投宿了。

自“仙客来”客栈在江湖中人眼中“凋零”之后，那些背刀插剑的壮汉豪女们，便渐渐喜欢上了“天星”客栈。

原因很简单，天星客栈的老板杜伏，又“聋”又“哑”又“瞎”，为人又不似仙客来客栈的新老板那般精打细算，在这儿饱餐狂饮，你愿多付银两，杜伏一声不响地收，你少付银两，他也一声不响地收，纵是你囊空如洗，杜伏还是一声不响地一文不收。江湖中人本就不喜欢多嘴多舌，既有这样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的老板，他们自然也就喜欢在这儿落脚了。

天星客栈成了江湖中人投宿最多的地方。

但一月多前，布袋和尚姚鹏姚大侠的徒儿鬼灵子到这儿胡闹一通，使聚居在这儿的无数英雄好汉要么颓然丧气，要么自觉

面上无光，不过三日，已是人去店空。

身为老板的杜伏却依然故我，有客便令小二热情招呼，无客便叫小二上楼睡觉，自己则一味在柜台内打盹儿。永远是一副死气沉沉之状。

决不会没人不信：纵然有人大叫天塌下来了，杜伏也只会充耳不闻。

对于江湖中人来说，天星客栈死气沉沉，那就意味着整个洛阳城都死气沉沉了。

难怪天山二怪仅在洛阳逗留了几日，便觉毫无热闹可瞧，径自离城而去了。

连续一月有余，天星客栈都是生意清淡，每日仅二、三桌客而已。

但这与杜伏有什么关系呢？

话又说回来，天下又有何事与杜伏有关？

纵然连续二十余日来天天在此客栈食宿，长得有如玉树临风，年约二十，一出现便引得多少人心中赞叹不已的那个白衫少年，看上去也与杜伏无关。

虽然杜伏昼夜不停的在柜台内打盹，见那少年总是昼伏夜出，但他还是不问不闻，似是见惯不惊。

杜伏甚至没和那少年讲过一句话。

那少年大醉过四次，这杜伏倒是记得清楚，但他每次都只叫小二去招呼。

天星客栈的小二大约是受了老板影响，也都是些不多嘴多舌之辈。

忽一日，正是天刚放晓时分，杜伏仍端坐柜台内打盹儿，一巨汉率了二、三十名精壮汉子涌进店来。

杜伏微睁双眼，见走在前头的那大汉身高八尺有余，双臂过膝，一双手掌足有常人的二倍！

巨汉臂戴黑纱。

跟在那巨汉身后的二、三十名精壮汉子都臂戴黑纱！

杜伏不理不睬，复又闭目打盹。

两名小二却早恭恭敬敬地奔了过去，问大爷们可是要吃点什么。

那巨汉却一把将那问话的小二如小鸡般拎起，粗声大气地道：“大爷们什么也不吃，只来这里找一个人！”

那小二身在空中，却并不骇然色变，只笑容可鞠地道：“不知大爷要找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巨汉心中微奇，反问道：“你怎么不怕我巨灵掌雷全？”

小二道：“原来是雷大爷，小的并非不怕，只因雷大爷足有小的三倍粗壮，怕不怕都一样，雷大爷只要一捏，小的脖子就断了。”

雷全见小二答的滑稽，不禁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那我不难为于你们便是。”接着神色一肃，又道：“但你若不据实回答大爷我的问话，哼！”

小二道：“雷大爷这便请问，小的知无不言。”

另一小二看了杜伏一眼，只见老板似是困倦已极般的将额头在柜台上磕了两下。

便听巨灵掌雷全道：“我们是来找这般一个人，年约二十，身着白衫……”

待他的话音落尽，先前被他拎起的小二看了看方才将目光投向老板的同伴，见后者点了点头，便道：“敝店确实有这般一个人……”

雷全及所有大汉都是大喜，竟齐声道：“真的么？！”

那小二道：“请大爷们稍候，小的这就去请那公子爷下来。”

待小二上楼之后，巨灵掌等一千鹰爪弟子寻了几张最靠里边的桌子围着坐了，均是面露喜色。他们此番到洛阳来，本是为了追杀胡醉，前来打听胡醉行踪，顺便也打听江湖浪子下落。他们都知道杀胡醉为师报仇的大事，将来定须着落在江湖浪子身上。因而雷全许聪师兄弟两分头行事，不料鬼使神差，负责找童超的许聪竟遇上了胡醉，而专为追杀胡醉的雷全却在这里误打误撞的找到了师弟童超！

少顷小二带一少年下来，一袭白衫，人在楼道口，恰似玉树临风，却不是江湖浪子童超更是何人！

巨灵掌雷全兀自不信，揉揉眼，待要定睛看时，却见江湖浪子早飞奔过来，大喜道：“师兄！师兄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陡见师兄及本门兄弟尽戴黑纱，心中一凜，顿即住口。

雷全本是性情中人，两只巨掌紧握师弟之手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待见师弟神色有异，直盯着自己臂间黑纱，顿觉眼眶一酸，一条巨汉，竟当众恸哭出声！

童超惊问道：“师兄！怎么啦？师父他老人家可好？”

一弟子见巨灵掌兀自哭不答音，便悲戚地道：“启禀小师叔，师祖他老人家仙逝啦！”

童超一时惊立当场，少顷便潸然泪下。

良久。巨灵掌雷全止住哭声，将师父楚通之死的前因后果咬牙切齿地告诉了童超。

江湖浪子这一惊更甚！

他与胡醉结拜兄弟，情同手足，何以——？！

此番他自云南玉龙雪山与毒手观音师徒不辞而别，本就是为了寻找拜兄胡醉和拜弟独孤樵，共谋一醉，然后叱咤江湖，不

料……

江湖浪子如突遭雷击，一时无法作声！

便听雷全又道：“师弟不在，本门弟兄们推我这不成器的师兄做了代掌门，但我已有言在先，一待找到了师弟，本门这掌门之位，是一定要由师弟你做的。眼下好了，师弟你既在这儿，师兄我可要老实不客气地御下这付原本担当不起的重任了。”

言罢突然跪下，叩首道：“掌门在上，请受雷全一拜！”

“哗啦”一声，所有鹰爪门下弟子竟一齐跪下，叩首呼道：“掌门师叔在上，请受弟子们一拜！”

童超恍若从梦中惊醒，连忙扶起巨灵掌，却只道得一个“我”字，便再吐不出第二个字来。

雷全泣道：“师弟，本门诛灭胡醉那厮，替恩师报仇之大任，也只有你担当得起。就算师兄求你，便担当了本门掌门吧。”

童超道：“众位兄弟快快请起！”

待众弟子起来之后，童超又道：“师兄，众位兄弟，并非我江湖浪子忘了师门之恩，只是这掌门之位非同寻常，暂且留待二师兄到了再说……”

雷全道：“师弟休要推辞，此事我已和许师弟核计过了，本门兄弟们也是知道的。”

众同门轰然道：“掌门师叔，望念本门大仇，万万别再推辞了！”

童超一时语塞，喃喃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雷全道：“掌门师弟虽误交匪人，但胡醉那厮欺瞒天下，只要掌门师弟率本门弟子杀了胡醉，既替先师复仇，更为天下除此欺世公害，想必先师在天之灵，也断不会怪罪于你了！”

此言情真意切，江湖浪子倒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正在此时，童超忽觉耳边响起一细微却格外清晰之音：“童

超，令师并非胡大侠所害！”

童超一惊：显是有高人以内力凝音成线，贯入自己耳内！

江湖浪子何等样人，陡然往那声音传来之处望去，只见一小二斜靠在柜台之外，本店老板杜伏却兀自打盹。

童超便也运起传音入密之功，朝那声音所发之处道：“前辈既有如此之言，为何不现身明示在下？”

却听那声音又道：“你做鹰爪掌门不妨，但若杀了胡大侠，便要铸成千古大错！此时我还不便现身，你只须再呆一个时辰，贵门其余弟子及令二师兄来了便知端的，请恕我言尽于此了！你看着办吧！”

雷全及一千鹰爪门下弟子见童超突然不言不语，如中魔法，似在侧耳倾听，心中都是大奇。

忽见童超有若飞鸢，扑至柜台之前，一掌便往杜伏头顶击下！

杜伏却恍然未觉，依旧一磕一磕地打盹儿，丝毫不知已然噩运临头！

雷全以为师弟突闻噩耗，心智已然迷失，见状大惊道：“师弟不可！”

童超功力已至收发由心之境，掌力离杜伏头皮只差一线时，愣生生收了回去。

杜伏似被雷全的喝声吓醒过来，抬头迷朦地看着童超，睡眼惺忪地道：“客官你可是要酒么？”

童超本疑方才那声音是杜伏所发，一试之下，却发现对方竟似不会丝毫武功，此时听杜伏问话，只得道：“本公子来了些朋友，还请杜老板取上十桶上好的酒来。”

杜伏似是一喜，忙招呼小二搬酒。

鹰爪门弟子自雷全以下，见童超要了这许多酒来，想是有了

答应做掌门之意，不禁一齐欢呼——只要有江湖浪子出头，何愁师门大仇不能得报！

于是众人饮酒行令，一时热闹非凡。

雷全人既壮大，酒量也豪，与童超一连干了二十碗，抹抹嘴道：“掌门师弟，师兄算是服了你啦！我自以为本门中武功数你最高，酒量却算为兄老大，没想年余不见，师弟的酒量也如此了得！有师弟做掌门，本门何愁不兴！哈哈哈哈哈……！”

笑声未毕，忽见青衣秀士许聪带着二十余名鹰爪门下弟子满面忧色地走进店来。

童超暗惊：方才那人凝功传音离此时二师兄进来，恰恰一个时辰！

未等童超出声，许聪等早见了雷全童超及一千众同门兄弟，心中均是大喜，齐奔过来。

许聪双手紧握师兄师弟之手，却久久说不出话。

便听巨灵掌雷全高声道：“二师弟，莫非是看到师兄先一步找到小师弟，你竟说不出话来了么？”

许聪道：“师兄，师弟，我——”

雷全哈哈大笑道：“错啦！许师弟你该叫咱们小师弟为掌门师弟才对！”

童超忙道：“师兄……”

未等他说出下文，许聪及其率领的鹰爪同门又已跪下，又叩首又高呼“掌门在上”！

童超连忙将他们扶起。

许聪面有喜色，道：“既有师弟担任本门掌门，事情就——”却突然打住话头，神色一黯。

雷全见许聪神色，大觉蹊跷，高声道：“师弟，咱师兄弟两分头行事，为兄负责追杀胡醉，结果却了无线索。师弟负责找寻咱

们掌门师弟，断也是茫然无绪。哈哈！此番为兄误打误撞，竟找到了掌门师弟，莫非师弟也和为兄一般，竟找到了胡醉那厮不成？！哈哈——”

雷全本想今日既有了江湖浪子童超任本门掌门，实是大喜之事。自先师被害之后，同门上下终日惨戚，今日何不痛饮开怀，之后为师复仇之事，一切均听掌门师弟安排便了。因而出言打趣许聪，本只想搏同门一乐。哪知未待他大笑声毕，青衣秀士许聪竟缓缓地点了点头！

许聪面色凝重，决不似作伪。但胡醉那厮既连先掌门无敌神掌楚通也要残害，却又怎能放过了鹰爪门下弟子！

雷全心中大奇，嗫嚅道：“师弟果真遇着胡……胡醉那厮了？”

言罢兀自不信，转眼环视先前由许聪率领的本门弟子，却见那些弟子都面色凝重的点点头。

童超因先得人以传音入密之功提醒，是以不似雷全一般过度惊奇，只沉声道：“二师兄，你可否——？”

青衣秀士许聪点点头，坐下喝了一大碗酒，先从怀中缓缓掏出一张书简递给童超。童超接过阅了，强忍泪水，道：“师父！弟子童超若不为你老人家报这血海深仇，便有如此碗！”言罢也不见他有何声势，只伸掌在桌上轻轻一拍，摆在桌子正中上的那只空碗，却早变成了一堆细粉！

这份匪夷所思的神功，整个鹰爪门弟子无一人有所耳闻，心中惊叹，却无人轰然叫好，只觉新掌门如此神功，心中均是大为振奋。

许聪又道：“掌门师弟，这为先师报仇之事——”

雷全高声道：“有掌门师弟挂帅，咱们但凭调遣便是！”

童超道：“大师兄休要性急，灭师大仇，咱们做弟子的理当得

报。眼下且听二师兄将话讲完咱们再作计较可好？”

雷全大声道：“好好好！二师弟探知胡醉那厮下落，正是大事，倒是我做师兄的多嘴多舌了，许师弟快快请讲！”

许聪于是把当时如何先遇天山二怪，如何险些被那两个老邪物所害，又如何得胡醉及时相救，并将天山二怪和胡醉之言，一字不漏地道了出来。

许聪一番话，直把雷全及其所率那部分鹰爪门下弟子听得目瞪口呆！

虽整个鹰爪门众均知青衣秀士既为人聪颖，复又为人仗义，从他口中所出之言绝无虚妄，但巨灵掌雷全兀自疑惑，道：“师弟，你们真的遇上了……？”

却被童超打断了他的话。

拜兄胡醉豪侠言行，江湖浪子自是深知，且他先已得人暗示，便对二师兄许聪之言深信不疑。先师遇难，童超自是惊怒交集，然师父遇害真情却是迷雾重重。师门大仇，不可不报！但残害师父之人，却决非拜兄胡醉所为！童超既如此想，便道：“二位师兄！众位同门！先师惨遭贼人所害，咱们做弟子的若不报这血海深仇，也是枉自为人了！事至如此，既然本门上下同结一心，我童超却之不恭，便承袭了先师衣钵，做了本门第二十二代掌门！”

众同门齐刷刷跪下，轰然道：“掌门在上！请受弟子一拜！”

童超巍然而坐，受了同门这拜见掌门之礼。

雷全独自站起身来，将本门掌门令符，一只由万年玄铁铸成鹰爪模样的东西交给童超，复又跪入许聪之侧，道：“事急从权，童师弟，咱们便借此地行了交接掌门大礼吧？！”

江湖浪子肃然双手托住玄铁鹰爪，点点头，冲本门重地衡山方向磕了三个头，朗声道：“鹰爪门列祖列宗在上，我童超承袭本